

莫言和杨振宁和一只幸运的茶几

陈祖芬

莫言和杨振宁坐在各自的沙发上,之间隔着一只茶几。但是在两位诺奖得主之间,隔着很长很长的时间。杨振宁三十五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是一九五七年。那时候,瑞典皇后陪着诺奖得主,瑞典国王陪着诺奖得主的夫人一起步入那历史性的时刻。后来,瑞典国王有了儿子,才有了孙子,也就是现在的瑞典国王。也就是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厅,将飘逸着洋溢着王室的音符,这位国王将和莫言揭开一个新的历史性的时刻。

我看莫言和杨振宁坐在一起,不由叹曰:两位诺奖得主。莫言一听竟是下意识侧过一点身子,好像要离杨振宁远一点。这一侧,分明是觉得怎么可以把他和杨振宁并提。这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不过这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莫言,虽然再过去些天,他就要用中文演讲,在王室的音乐中带来一望无际的红高粱的醇厚,但是他依然只是“一个会写小说的农民”。

他俩确实相差很远,年龄相差三十三岁,获奖时间相距五十五年,而且从未谋面。后来,席间莫言说,今天见到了当年在他心中

像神一样的杨振宁。当年他知道很多流传的关于杨振宁的段子,段子里杨振宁是掌握很多钥匙的神。他说在他心中诺奖与诺贝尔含金量不一样,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医学、文学奖,是文学奖不能相比的,那些奖是奖金。待席散人去,莫言走到门口时,一如透明的红萝卜那样真性情,说:如果我得的是物理奖,你看我狂!! 当此之时,我又看到了一个好像喝了红高粱酒的莫言,一个狂放不羁的莫言。

说起来,科学是造福人类,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之光,本是并蒂莲。不过,莫言的感受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可爱的。我和莫言讲及,我刚听翁帆讲,杨振宁领诺奖那天早上,他还没起床呢,突然一些小鬼进来了,像小天使那样为他唱歌。莫言说:那太可爱了!而我记得,虽然报纸、网络夸莫言的文字好像黄河之水天上来,我还想加一句:同时他是可爱的,就像为杨振宁唱歌的那些小孩。虽

然他唱的歌,可能带着雄浑,带着悲恸。

莫言供职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是院长王文章邀集的一次小聚,为庆祝莫言得奖。当年莫言来研究院,很是叫人兴奋,甚至叫作“心生邪念”。研究院文化所的刘梦溪,喜欢莫言的无威而重,在席间坦白,曾经“心生邪念”,想请莫言调来文化所。莫言后来想反正是同在一个单位,不调也罢。借用童话的结尾: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个院里。

席间同是研究院的画家范曾讲,莫言在他心中,一直是一个奇特的人,一个天才的存在。一个人不遇到艰难险阻是成不了天才的。莫言的小说是发现的,是发明。因为莫言的文字是不可复制的,而他范曾的画是可以大量造假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苦恼的,莫言是快乐的。

哦——? 呵——? 席间不少人发出了多声部的感叹。好像还没有听到过把文学和绘画做这样

的比较,留下一个考题:关于莫言文字的可复制性。

莫言说,他能得奖,是因为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中国的进步,就没有他这么个作家。杨振宁说,他回国九年了,他觉得中国最大的改变,不是高楼大厦,是农村,是农民的思维。我想起他刚才一见莫言就走坐到他身旁的沙发上,像小记者那样连连发问,譬如你是怎样一路从农村从农民走来的。一个“年方”九十的人,依然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探索的精神,我突然知道了为什么杨振宁能获得诺奖。

杨振宁说华人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有八人。现在中国血统的莫言终于得了文学奖。杨振宁的夫人翁帆与我说她要好好读莫言的小说,问我先读哪一本好? 我说,你还是问莫言吧。翁帆清纯羞怯,和我一聊洋娃娃就没完,但是不好意思和莫言说话。我只好代她问莫言:翁帆想读你的小说,

先买哪一本好? 莫言对翁帆说:你不用买,我会寄你。我寄你哪一本,你就先看哪一本。

这时候,莫言自信而强势。这个晚上,我好像也感受到了莫言为什么会得诺奖。

又想起席前莫言和杨振宁坐在相邻的沙发上,之间隔着一只茶几,和一个一个又一个人。因为很多人,不是来参加小聚的人,发现两位诺奖得主之间,那个幸运的茶几之上,是一个有历史性的空间,于是一个脑袋,又一个脑袋,轮番出现在这个空间,照相。每一个脑袋都像一个大乐透的幸运转盘,当然谁也比不过那个茶几几的幸运,只有它长时间地联接起相隔五十五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中国血统的得主。

我想起我在哈佛大学,在那新英格兰的红砖墙和老房子的氛围里,看到一片决不起眼的停车位。那是哈佛大学给学校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一个“特权”:在校园里拥有一个自己的停车位,仅此而已。毕竟,哈佛产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三十几位。我的思想又穿越到杨振宁三岁那年,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世。孙中山灵位前挂着一对挽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名家新作

深山画廊

何申

当我读到“美丽中国”这四个字,就想起我曾在燕山深处、如今称之“十里画廊”景区内山村待过的日子。

出京北上,与密云县一墙之隔,就是塞外的兴隆县。青松岭,就在这里。兴隆多山,既有高达两千多米的雾灵山,还有许多山景,足与张家界比肩。这其中,有一座名叫八品叶的大梁,奇峰林立,草木连天,蜿蜒的公路穿行在如诗如画的险峻峻岭之间,观者无不称奇。

四十年的夏天,我当报社通讯员,到这里一个叫小庄的村里采访。上峰点名,写“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大型事件通讯。我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极兴奋,很想一显自己的才华。吃午饭(那时没有公款接待),派到一户人家。老爷爷和两个年轻挺大的儿子收工回来,现煮粥。半干的青菜,不爱着,显得烟熏人。我问家里几口人,儿子笑道:“筷子夹骨头。”有意见。我是看过《艳阳天》的,书里开篇就用这句歇后语。我惊讶:“三条光棍? 咋不娶媳妇?”老爷爷说:“娶媳妇? 那就不叫‘小子’了。”我说这么好的风光,还愁媳妇不上门? 他儿子说前年上门仁,如今跑了一对半。

肚子咕咕叫,终于喝上半生不熟的粥。就着咸菜,我往有关“斗”的话题上引,老爷爷不留神,说:“斗斗斗,斗他娘个球! 自从入社之后就斗,斗得再吃不上小米水饭炒盐豆……”儿子瞪他一眼,不说了。

那时我还是知青,原以为我穷的地方。结果可想而知,在村里转,望着光秃秃的山峰,就想起大炼钢铁烧的树;看见破烂的小学校,就想起村里残庙的厚墙,那是早年的私塾……于是我没了激情,写出的通讯到了儿也没见报。

时隔二十年(一九九二年),我作为工作队队长,来到八品叶大山脚下的一小村。此时,农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村民正谋划如何在承包地里种收入高的经济作物,还有人准备开饭馆,要接待刚刚出现在大山里的旅游者。但随着连续三批工作队的到来,一切都停止了。在上面的明确要求和详尽部署(几天)下,我们进村后,要开大会,写标语。放广播,人人知。找骨干,开小动。走各家,找问题。然后要达到上,人发言,家家表态。目的,是要“防止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说实话,不光村干部村民,连我都犯事,这是哪对哪呀?

今年夏天,我再去“十里画廊”,“画廊”已非十里。承德高速,国道省道,左右早已尽成“画廊”。那“画廊”天成入护,享日月之精华,天地之雨露。无人打扰,无人侵扰,美貌纯美。“画廊”脚下,小桥流水,点点农舍,红绿酒幌,宛如仙境。

再站在华北第一山雾灵山上远眺:万里长城如一条金链,镶嵌于刀刃峰尖。密云水库似碧玉片,倒映着北国群峰。京华宝地,霞光千道,旭日蓝天……一瞬,美丽的中国,就尽入我的眼帘!

乡土情怀

建设美丽的中国 (外一首)

刘章

建设美丽的中国,我们每个人像花儿一朵,语言花儿一样美丽,行为有花儿一样的准则。

让我们每个人像花儿一样,立身祖国大地的肥沃,不停地吸收自由的空气,不停地开放绚丽的花朵。

让我们每个人像花儿一样,有香有色,蓬蓬勃勃,在经受风风雨雨中,结出人生丰硕的成果。

建设美丽的中国,让我们每个人像花儿一朵,每一朵花儿都灿烂灿烂,灿烂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

锦绣山村

东西走向的南北西山,把银亮的小溪嵌在中。一个一个农家村庄,分布在小溪两岸。

白日里农民忙在山间,

斧锤丁丁,锄光闪闪。开山造地,植树,耕田,人声,鸟语,生机无限。

到夜晚村灯火亮了,一个村庄,一朵银莲。看电视,邀来五洲四海,唠闲话,昨天连接明天。

小村如歌,小村如诗,小村是和谐田园,小村是美丽的中国,向世界展开的画卷。

群鸟一样飞尽。

木柜底层,一柄残损的雨伞触碰她的记忆。“不是这里,是这佛,时光停歇。然而,它的一扇门,终究会被一个人“吱呀”一声,打开。那么多旧的尘埃,旧的风声,沉默着。它们曾经过人的许多地方,许多阳光。现在,它们的呼吸,那么轻,飘浮空中,比一朵花开在枝头更轻。一个人抱紧了它们,抱紧了她的往昔。其实,她抱紧的是染了光阴的旧物。

一叠旧报纸,混在过期报纸里,闪着淤紫的眼。

一个红色的暖水瓶,瓶身上的牡丹花枝叶零乱,模糊不清。一串旧风铃,支离破碎,掉了漆,丢了链子。岁月崩塌的劈啪声,吮吸了她清脆的嗓音。

旧的……老的……褪尽光与色,它们暗了,哑了。失去了类似暴发户、新贵和当红明星的气势。我无需向你一一陈列它们的命运。如果你明白它们共同的命运,你该知道一个人推开的,是储藏室。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竹筒、线装本与史册,汪洋恣肆为他们鼓吹呐喊,记录文攻武略与倾城爱情。而我,只能坐进一个角落,坐成一尊老菩萨,寄往那不肯消逝的过往。

那失色的风铃,若是一阵风,再从窗前来,再撩拨它,也许会伤心大口。多年前,一个女人的心口鼓荡起风,夜夜吹响它。

那面目模糊的暖水瓶,一个女人坐于时,用它冲服鸡蛋红糖水。婚姻的根系在孩子最初的眼神里深植。

那叠放在角落里的信,有泪水的印记,抑或隐藏过一瓣桃的绯红? 文字咬紧了唇舌,咬紧了某段秘密。

那一间储藏室招回今生,招回明天的,一茬茬时光。

你看那乡下的老妇人,她和一个木柜度过许多黄昏,任光影从窗前一寸一寸挪移,而儿孙们

十八年前,它把一个女人裹进绯红的夜,开花,繁衍。繁衍出一个男人的衬衫领子,需要女人小心熨烫。繁衍出一个小女孩乳白的公主裙,需要女人仔细清洗。嫁衣繁衍的日子比它自身的花瓣还要繁密。一个女人的内心,终于拥挤起来。嫁衣寂寞,首先被搁置在衣柜的最内层,然后,在落落的纸盒里,冰封,最后被时间一点点忘记。

一件嫁衣与一个女人走向各自的轨道。她说:亲爱的,请原谅,我不再带着你出席盛宴。虽然我仍然爱着你——仍然,这结局令人伤感而安心。

女人经霜,经风,有了风骨。十八年后,日子开始凋零,只有穿乳白公主裙的女儿在枝头妖嬈。女人的心有点悬空,阳光那么多的日子呢? 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女人找到纸盒,找到那桃红。绿色在阳光里泛着白,像失去一点点血的红颜。女人把脸贴上去,连同她起了皱纹的眼和额头,连同她来不及抚平的疲惫和欢欣。

花样年华顿了下来,如同一个不真实的闪回,充满暗影和宁静。

懂得储藏室的好,需要在光阴里兜转挪移。

需要心上结了茧,又开了花。

年轻时,一个人跌跌撞撞往前跑,跑得杀气腾腾,四面生风,仿佛她要去追索一条欠债的命。

一个人习惯了一路精兵减政、大刀阔斧把旧时光掏空。

一个人不曾学会心疼一双布鞋浸染的风尘,或是秋风凉嗖嗖的手指。用过的时光,逝去的流水,谁会搁在心口呢?

现在,一个人额前鬓后染上第一根白发,她喜欢上储藏间。

喜欢它身体里逐日收敛的光芒。它的陈旧、孤独与隐忍,它的宽厚不惊,多么像岁月郑重的提醒——一间储藏室允许一个停下奔跑的人把脚上的尘埃,想象成美丽的花朵,把来不及爱的人,重新爱一回。

朝夕拾



罐形器

张瑜娟作

流淌在心田的山村牧歌

周明

一位作家,哪怕是一位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知名作家,他都永远忘不了他出生的故土,他成长的环境。其作品的字里行间抹不掉的是那片环境孕育出的一种蕴含着地域或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譬如沈从文、赵树理,譬如当代作家陈忠实、贾平凹、莫言等等。陕西作家周养俊更是这样,他的散文集《那些事儿》深深地打上广阔的八百里秦川上那蜿蜒曲折、流水叮咚的灞河,那五岭逶迤、苍翠清秀的终南山和丰润厚重、人杰地灵的白鹿原清晰的印记。

在作者正需要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拔节成长的那个年代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涤荡在神州大地的角角落落,任何一个再偏远的穷乡僻壤都能听到“活捉”“炮轰”“打倒”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歇斯底里的呼号,看到“红袖章”“红宝书”“红海洋”那些使人头晕目眩、神情紧张的场景。《马兴事件》、《姑娘的婚事》、《大字报》、《批斗李仁义》、《土炮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富贵和芳芳》等令人体味到那段荒唐岁月的可怖,我相信共

有这段经历的读者朋友会共鸣,也许还会启发你更深层面的思考。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在世风浮躁的当下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足矣!

《那些事儿》里还有几篇作品是关于亲情的点点滴滴。其中一篇《斑斑土》为证:“斑斑土是红色的,上面像涂了一层油,长在嘴里有一种油油的泥腥味。”二姑妈对奶奶说:咱们挖的也不少了,多了你婆孙俩提不动,这东西不

住,还很闭塞,成长的那个年代、所处的环境应该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

养俊生活的那个山村好像不大,还很闭塞,成长的那个年代、所处的环境应该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

那位作家,哪怕是一位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知名作家,他都永远忘不了他出生的故土,他成长的环境。其作品的字里行间抹不掉的是那片环境孕育出的一种蕴含着地域或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譬如沈从文、赵树理,譬如当代作家陈忠实、贾平凹、莫言等等。陕西作家周养俊更是这样,他的散文集《那些事儿》深深地打上广阔的八百里秦川上那蜿蜒曲折、流水叮咚的灞河,那五岭逶迤、苍翠清秀的终南山和丰润厚重、人杰地灵的白鹿原清晰的印记。

然而,淡定、坚毅、向上的生命品质。从相关资料上看到周养俊笔下的那个山村叫做师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所在。毫无疑问,作家对这个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师村倾注了太多的情感。师村沃土植进了他的根脉,乡间阡陌留下了他的履历,那渺渺炊烟、道道彩虹牵引着他投向远方的目光。满急的河流融进了他奔腾喷张的血脉,参天的林木构筑了他坚硬结实的骨骼,茵茵的花草幻化了他逆风飞扬的毛发。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昔日满面尘土、现今光鲜亮丽的师村就是作家周养俊,而那些曾经唏嘘着无奈地哀叹、今景。《马兴事件》、《姑娘的婚事》、《大字报》、《批斗李仁义》、《土炮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富贵和芳芳》等令人体味到那段荒唐岁月的可怖,我相信共

有这段经历的读者朋友会共鸣,也许还会启发你更深层面的思考。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在世风浮躁的当下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足矣!

周养俊原来曾经打算以一部小说的形式去反映“村子”里每个时期发生的故事和那些生动鲜活的人物”。这后来他选择了“长篇系列散文”这一崭新的文体格式抒发他长久酝酿的乡土情怀,这样更好,像一坛老酒,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尘封窖藏多年,一旦开启,酒香四溢,三日不绝。其浓烈甘醇,满座皆惊。再者,篇幅短小,似有连绵,又有间断。你有时闲,一口气读完;工作繁忙,闲来翻阅。既牵动你飞扬的思绪,又慰藉你落寞的情感,两全其美,何不快乐?

周养俊是一位敦实厚道的西北汉子,对文学的勤奋执着在陕

西作家群体里为人称道。照实说,周养俊文学创作的起点不算很高,一名基层邮电的一线职工做着绚丽多彩的文学梦想,硬生生地闯进了辉煌灿烂的文学殿堂,还摘取了文学皇冠上那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第五届冰心散文奖),让很多作家朋友望其项背。这又与身处苦难之中始终保持着阳光心态的作家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那些事儿》这本基本上记录苦累生涯、艰难岁月的集子里,除个别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酸涩无奈以外,我们大多看到了依稀有光影,看到了暖暖的亮色,看到了作家个人对明天的乐观,对未来的殷殷期盼。这可能是一个作家走向成功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收在《那些事儿》里的近一百篇作品虽然没有注明写作年月,但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应该是作家近十年的思想收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了青少年轻年成长过程的所见所闻,当然形成了作品就有了成熟作家的所思所想。那些事,事不大,也不远,这一件件小事却是中国农村从冷风凄凄的萧条深秋到阳光四照的烂漫春日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农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后又一段苦难日子的缩影,它折射出中国农村、农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应该是当代中国农村史和农民史的另一写法,另一解读。

书海拾贝